



胡晓明
胡晓暉◎著

庶几成康，功德兼隆，四夷宾服，
震撼八荒的一代天可汗

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香 太 宗

胡晓明
胡晓晖◎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太宗/胡晓明,胡晓晖 著.—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3.06

ISBN 978-7-5354-6480-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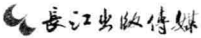
I. 唐… II. ①胡… ②胡… III. 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K827=421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59709 号

策 划  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有限公司

公司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C 座 6 楼

公司网址 <http://www.ejcb-ty.com>

E-mail hb_tianyi@yahoo.com.cn

出 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书 名 唐太宗

著 者 胡晓明 胡晓晖

责任编辑 田敦国

发行电话 027-87679087 87679362 传真:027-87679980 87679300

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40 毫米×1060 毫米 1/16

印 张 23

字 数 447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54-6480-4

定 价 3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263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|---|---------|---------|
| 引 | 子 | 刘武周大破楼烦 | 温沁玉避走太原 |
| 第 一 章 | | 李世民刀口脱险 | 刘文静智定大计 |
| 第 二 章 | | 裴宫监色诱李渊 | 王郡丞谋除唐公 |
| 第 三 章 | | 温学士定留守心 | 武司铠访世民府 |
| 第 四 章 | | 唐公设伏留守府 | 大奈无奈投唐军 |
| 第 五 章 | | 突厥人计攻太原 | 李世民私定终身 |
| 第 六 章 | | 攻西河唐军示威 | 下霍邑隋将就诛 |
| 第 七 章 | | 千军入关下长安 | 三臣出谋阻东征 |
| 第 八 章 | | 杠子三王斗特勒 | 李渊父子论大势 |
| 第 九 章 | | 唐皇登基封功臣 | 齐王妄为失人心 |
| 第 十 章 | | 战西秦秦王大败 | 献良药无忌出马 |
| 第 十 一 章 | | 高祖屈驾求良将 | 裴寂媚上促姻缘 |
| 第 十 二 章 | | 唐军大败薛仁杲 | 文静强谏获死罪 |
| 第 十 三 章 | | 夫妻寝殿论韬略 | 世民狱中尽故情 |
| 第 十 四 章 | | 尉迟恭大战秦琼 | 李世民收复太原 |
| 第 十 五 章 | | 世民夜宴三钦使 | 元吉阵前藏杀机 |
| 第 十 六 章 | | 牧马河北定洛阳 | 求仙龙门得天机 |
| 第 十 七 章 | | 魏徵出策固储位 | 秦王夺嫡反被伤 |
| 第 十 八 章 | | 手足相残玄武门 | 文武并举平内乱 |
| 第 十 九 章 | | 定国策抚民以静 | 绥万邦称天可汗 |
| 第 二 十 章 | | 太宗上敬天之意 | 大唐威加四海清 |
| 第 二 十 一 章 | | 皇心亲疏思易储 | 故地重游欲长生 |
| 第 二 十 二 章 | | 禄东赞入朝求婚 | 侯君集阙下献俘 |
| 第 二 十 三 章 | | 晋王无意成皇储 | 英主托辅翠微宫 |

引子

刘武周大破楼烦 温处玉避走太原

隋大业十三年(公元617年)春。

当塞北还是寒风呼啸,飞雪漫天的时候,江淮间已然草长莺飞,花红柳绿,暖意融融。

江都离宫内,楼台富丽,殿阁峥嵘,层层镜装绣裹,处处金辉玉映。十六别院幽深曲折,珠帘低垂,锦屏回转。大隋皇帝杨广与萧皇后及千余美女畅游宫中,日日饮宴,夜夜欢歌,管弦丝竹之声飘飘直入云端。

江都离宫外,狼烟四起。兵戈连连,杀声阵阵,流血遍地。千家哀哭,万户萧索。一匹匹驿马载着信使如流星驰向江都。

一封封告急文书如雪片飞落到杨广宠臣内史侍郎虞世基、黄门侍郎裴矩手中:

——瓦岗反贼李密、翟让领贼将徐世勣、单雄信、程咬金、王伯当等攻破金堤关,杀荥阳通守张须陁,进袭兴洛仓,请皇上发兵急救。

——河间反贼窦建德领贼兵十余万筑坛于乐寿城中,伪号“长乐王”,请皇上发兵征讨。

——江淮反贼杜伏威、辅公祏击破右御卫将军陈棱,朝廷八千精兵俱亡。贼兵已攻占历阳郡城,请皇上发兵征讨。

——山东反贼徐圆朗连破东平郡、鲁郡、琅琊郡,请皇上发兵征讨。



——叛卒郭子和反于榆林，伪号“永乐王”，请皇上发兵征讨。

——叛臣金城校尉薛举、薛仁果父子反，伪号“西秦霸王”，请皇上发兵征讨。

——叛臣朔方郡郎将梁师都反，杀郡丞唐守，伪号“大丞相”，请皇上发兵征讨。

——叛臣鹰扬府校尉刘武周反于马邑，杀太守王仁恭，受突厥封，伪号“定杨可汗”，请皇上发兵征讨。

.....

虞世基看着文书，面如土色，欲向杨广奏知，却被裴矩一把拉住道：“皇上最恨听到这些贼人叛臣的消息，曾下旨谁敢上奏这些消息，就是祸乱人心，定斩不饶。虞公这么贸然上奏，只怕是性命难保啊！”

“这……”虞世基失了主意，忙问，“依裴公之见，我等该当如何？”

“且不要管这些文书，到内厅吃酒去，快乐一日便是一日。天塌下来，自有皇上顶着。”裴矩苦笑道。

虞世基听着，双手禁不住抖动起来，告急文书撒落了一地。

黄河东岸，汾水之畔，有座楼烦城。大业初年，有术士言楼烦城西北的乾门紫气腾空，直连百里之外的太原古城，当有真龙天子兴于此地。杨广闻知大怒，先斩杀术士，然后在楼烦城大兴土木，建造离宫。

大业十一年，杨广幸楼烦离宫，以应紫气，并将离宫命名为汾阳宫。

次年，杨广下旨升任山西、河东抚慰大使、唐国公李渊为右骁卫将军、太原留守、晋阳宫监，督领太原、楼烦等五郡兵马，外防突厥，内镇叛贼，护卫楼烦离宫。李渊领旨后，带次子李世民赴任，将家眷及长子李建成、四子李元吉等留在河东城中。

大业十三年三月，刘武周率数万精骑，以尉迟敬德、寻相、张万岁为大将，强渡汾河，猛攻楼烦郡城。

楼烦守兵本不算少，但郡守、郡丞等人得知刘武周大军杀至，竟闻风丧胆，弃城而逃。危急时刻，郡司马温大远、县令陆果挺身而出，领军民上城拒敌。只是军心已乱，无法挡住强敌，不到两个时辰，尉迟敬德、寻相、张万岁已分别攻破了楼烦城北、南、西三门。

刘武周欲立威天下，使别处军民不敢对抗他这个“定杨可汗”，遂下令纵兵三日，除汾阳宫外，士卒俱可任意烧杀抢掠。一时间，楼烦城内血肉横飞，哭声震天。刘武周的兵卒犹似虎狼般在大街小巷里四处乱窜，持刀挥矛破门入户，见物就抢，稍遇反抗便大砍大杀，若看到稍有姿色的女子，则立刻将其绑到马背上，掠回军营中。

温大远、陆果勉力死守着东城门，身边仅剩百余兵卒。成千的刘武周兵卒里应

外合，团团围住东城门，呼喝吼叫着，欲令温大远、陆果二人不战而降。此时，东城门再守已是无益，且也无法支撑下去。

亲随纷纷劝说趁眼下混乱之际，拼死突围。温大远、陆果二人却是不应。他们眼见城破兵败，楼烦城内烟火四起，杀声震天，料知家眷和满城百姓难逃劫难，心中悲痛，死志已定。

温大远挥起佩刀，高声疾呼：“今日唯有一死，才能对得起楼烦父老。”言罢，直冲向围城的刘武周兵卒。

这时围城的兵卒忽然乱了起来。三个身着皂衣、年在二十上下的壮汉，挥着胳膊粗的枣木棍，护着一个披头散发、年约十五六岁的少女，硬从围着城门的兵阵中打出一条血路，奔到了城头上。

陆果认出那三人是县衙中禁卒，人称“杠子三王”的王杠大、王杠二、王杠三三兄弟。这三兄弟一身蛮力，武勇过人，原本为城中轿夫，陆果爱其威猛，特收录衙中，名为禁卒，实为随身护卫。当刘武周大军临城之时，陆果让王家兄弟将他的家眷护送到州衙里，准备一旦抵敌不住，还可依着高大坚固的州衙围墙死守几日，等待援兵——楼烦城内有皇上离宫，邻近州县若不发兵相救，必获大罪。

温大远、陆果算计着只要坚守两日，援兵就会赶来，却不料他们竟连两个时辰也没守住。

“父亲……”那少女扑通跪倒在温大远面前，泣不成声。

温大远愣愣地看着女儿，竟是一声不语。

“温大人，陆大人。刘武周的乱兵杀、杀进了州衙内。小的们该死，没能保住二位大人的家眷，只救下了温小姐。”王杠大亦跪了下来，他浑身血迹，声音哽咽。他兄弟三人家中唯有一母，本已避进了州衙内，却仍然未逃过刘武周兵卒的杀戮。

“温家乃学士世家，宁死不受贼辱！”温大远红着眼睛，手举佩刀猛地向女儿劈了过去！

“大远兄休得如此！”陆果忙拉住温大远的手臂，“太原唐公宽厚仁义，手握重兵。其子李世民勇悍善战，威猛无敌，当能击灭刘贼。不如你父女随王家兄弟杀出城，赶往太原，告知刘贼虚实，请唐公早作准备，免重蹈我楼烦城之覆辙。”

温大远摇了摇头道：“王家兄弟虽然武勇，只怕也……唉！”他叹了一口气，叫着女儿的名字，“沁玉，休怪为父心狠，你不幸生于乱世啊……”他正说着，突然一支羽箭射来，正中咽喉。城下的刘武周兵卒顺着马道，已蜂拥着攻上了城头。

王家兄弟拉起伏在父亲尸首上的温沁玉，和众兵卒拥着陆果，迎着刘武周的兵卒冲下去，城头上顿时一片混战。王杠大兄弟和陆果等百余兵卒死中求生，以一当十，锐不可当。

刘武周的部众攻进城后，锐气已失，何况已获大胜，谁还肯再拼死血战？一时倒让王杠大兄弟冲开重围，奔下城头，杀到了城外。只是混战之中，众人也被刘武周的兵卒冲得四散。王杠大兄弟仗着蛮力，虽说身上伤痕累累，但连杀退几股追兵



之后,居然护着温沁玉死里逃生。

大战过后,城外到处是抢掠村寨、劫杀百姓的乱兵。王家兄弟只得寻一处荒寺躲避起来,王杠大让受伤较重的王杠二、王杠三护着温沁玉暂时栖身寺中,自己每天外出打探消息,寻找县令陆果下落。

镇守太原的李渊闻知刘武周攻破楼烦,进占汾阳宫,忙紧急发出募兵告示,招收壮士,誓言击败刘武周,夺回汾阳宫。一时间,遭受兵祸的青壮男子纷纷奔赴太原。周围百姓以及豪族也忙着逃向太原,躲避兵乱。

刘武周闻听李渊防备森严,倒也不敢贸然进犯太原,他把掠得的宫女送给突厥始毕可汗,乞求始毕可汗助他攻取太原。

半个月后,躲在寺中的王家兄弟身上伤口已愈,而且探知陆果在突围中战死。他们听说李渊正在招募壮士,遂决定同去太原,投军效力,杀刘武周为母报仇。因温沁玉堂伯父温大雅、温大有住在太原城中,王家兄弟亦顺路护送,一行四人直奔太原而去。

第一章

李世民刀口脱险 刘文静智定大计

虽说太阳早已升起,可狂风却一阵阵不停地刮着,处处都是黄尘弥漫,数十步外的景物就模模糊糊看不清楚。

太原城西门外,拥挤着一群群扶老携幼的百姓和投军的青壮男子,焦虑不安地等候着守城兵卒的盘查,好早些进入城中。众人大都背着包袱,推着小车,衣衫褴褛,面容憔悴黄瘦,身上落满尘土。也有少许人穿着华丽,或骑着高头大马,或乘着骡车,身边围着手持刀棍的壮汉,一望便知是富豪人家。

守城兵卒有四五十人,握着长矛,雁翎般排在城门两旁,人人面色红润,个个衣甲鲜明。离城门最近处站着一员将官,四十来岁,黑黑一张胖脸,两眼透着寒光,紧盯着每一个从面前经过的百姓。他身后一左一右站着两个文吏模样的人,左边一人年约三十五六,瘦长脸上两条眉毛老是皱着,似乎正在想什么心事;右边一人年近五旬,紫红脸上一圈络腮胡须根根焦黄,两只豆粒大的鼠眼溜溜不停地转着。

兵卒们一边喝着,一边不时用长矛挑开百姓们背着的包袱,还常常抬起脚,使劲往小车上的粮袋踢几下,吓得小孩们都躲到了父母身后,哭都不敢哭出一声。对那些富豪人家,兵卒们虽说客气了许多,轻易不用长矛乱挑,但盘查也极严,甚至连祖上的名讳都要问。

王家兄弟和温沁玉站在百姓们中,一步步向城门口移动着脚步。

温家是学士世家,素来讲究礼法,我可不能让外人知道了身份。温沁玉想着,低声对王杠大道:“王壮士,一会兵卒们问起我来,你就说我是陆县令家的婢女。”她脸上、手上沾满厚厚的黄尘,衣衫也脏乱不堪,已全然不似一个官家小姐。



王杠大觉得奇怪,想着已到了这太原城门外,周围都是官兵,温沁玉再也不用害怕,为何反倒要自低身份,认做婢女?但他心中虽有疑惑,也不便开口相问,只点头“嗯”了一声。

这时,一个头戴靛笠、身穿青衣的大汉本已被兵卒放入城中,又被那将官身后的瘦长脸文吏喊了回来。

“这位壮士,你家真住在楼烦城北?”瘦长脸问道。

“嗯。”青衣大汉的回答简单明了。

“听说刘武周破楼烦城时,曾大烧三日,不知城北王司马家是否也被贼人烧了?”

“回老爷的话,小的在破城之时怕贼人害了性命,躲在家中地窖里不敢出来,后来趁风大天黑才翻墙逃了出来,一直住在乡下亲戚家中。近日在路上闻听唐公爷招义兵抗贼,小的冒死赶来,投军效力。因此实不知王司马家中的情形,实是不知是否被贼人烧了。”

“听你说来倒也头头是道。”瘦长脸说着,脸色徒地一变,大喝道,“拿下贼人!”立刻有四五个兵卒一拥而上,扭住了那青衣大汉。

“冤枉!冤枉!”青衣大汉叫喊起来。

“一点也不冤你。”瘦长脸冷冷一笑,“楼烦王司马分明住在城南,本官说城北你竟然不知分辩。何况你眼凹鼻直,身长肤白,分明是个胡种。皇上巡幸楼烦城曾下旨,楼烦是离宫所在,胡人不得居于城内,怎么偏偏你会住在城中?刘武周是马邑人,马邑多胡人,刘武周亲信多是胡人。哼!你哪里是来投军效力,分明是刘武周派来刺探军情的贼人。”

青衣大汉目瞪口呆,再也叫不出一声。

“哈哈!哈哈!”那将官大笑着,对瘦长脸一伸拇指道,“久闻刘司马号为‘万事知’,智谋非常人所及,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!”

刘司马弯腰深施一礼道:“哪里,哪里?在下能识此贼人,全仗将军虎威。”

那络腮胡须也忙道:“是啊!将军名讳中带一‘威’字,贼人一见就丧魂失魄,原形毕露。”

那将官又笑道:“我名中带一威字,贼人一见就丧魂失魄。你高主簿名中带有‘君发’二字,是否贼人一见就大发横财了?哈哈!”

“嘿嘿!将军见笑了。”高君发满脸尴尬陪笑着。

“有将军镇守此城,贼人哭尚不及,何能大发横财?哈哈!”刘政会也笑道。

“哪里,哪里!凭末将一人岂能坚守此城。如今盗贼群起,各郡连失,独太原城能稳如泰山,全赖唐公威名啊!”王威说着,两眼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刘政会。

“唐公不仅武勇冠于天下,听说尤喜礼贤下士,颇为推崇政会兄。唐公的二公子也常常和政会兄饮宴通宵,畅谈终日。”高君发紧跟着道。

刘政会神色如常道:“大厦将倾,独木岂能支撑?唐公非但武勇,德望也令人敬



服,即便如此,若无高将军和王将军全力相助,只怕也难以使太原城稳如泰山。至于下官不过一草芥之人而已,哪里当得起唐公的推崇?二公子性情豪放,不拘小节,交往众多,君发兄不也经常是二公子的座上客吗?”

“政会兄好一张利口,只怕苏秦、张仪复生,也不过如此。”高君发语带双关道。

“苏秦、张仪所学乃帝王之术,所言乃屠龙之道,所行乃合纵连横之事,均为乱天下而取私利之徒。君发兄此言,欲置下官何地?”刘政会勃然怒道。

“高主簿一句戏言,刘司马何必放在心上。嗯,看那三个大汉身上尽是血痕,又挟持着一个女子,形迹实是可疑。”王威忙转过话头道。

刘政会顺着王威的目光望过去,见城门口的兵卒正在盘问着王家兄弟。

“当此兵荒马乱之时,身上有点血痕也是常事。”刘政会道。

“在下看这常事中只怕有些不平常。”高君发说着,上前几步,走到王杠大面前,眼睛盯着温沁玉问道,“她是什么人?”

温沁玉心中有些发慌,垂下了头,一声不语。

“她是楼烦城陆县令陆老爷家中的婢女,城破时随我等逃出来的。”王杠大答道。

“婢女?”高君发嘴角露出嘲讽之意,突然向前一步抓住那少女的衣袖一扯,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,那少女的左衣袖竟被撕裂,撕开了半边,露出未被黄尘遮掩的凝脂般的肌肤和手腕上戴着的晶莹玉镯。

“婢女岂能有如此白嫩的肌肤,又岂能有如此名贵的玉镯?这女子分明是你等杀掠富家抢来的小姐!哼!三个胆大妄为的贼人,居然还想混入太原城中作歹。”高君发狞笑道。

温沁玉又惊又羞,捂着被撕裂的衣袖,连退了两步,欲说什么,急切之下又不知该如何说才好。

“老爷,我等不是贼人,是来投军效力……”

“休得狡辩,太原郡大堂上自有朝廷王法教训你等。来人,给本官拿下!”高君发厉喝着,打断王杠大的话头,并斜着眼睛向刘政会看去。

刘政会的眉头又紧皱了起来,王威却手拈胡须,露出得意之色。

十多个兵卒提着长矛就向王家兄弟扑过来。王杠三大怒道:“我兄弟闻听唐公爷宽厚仁义,爱兵如子,这才前来投军效力,却反被你们这些官老爷当成了贼人,这是何道理?”

他在三兄弟中虽是年纪最小,但脾气却最为火爆,边说边挥起大棍,向扑近身前的一个兵卒横扫过去。那兵卒慌忙举着长矛招架,“啪”的一声巨响中,那兵卒只觉双臂剧震,长矛脱手飞出,身体连退了四五步也没能站稳,仰天摔倒在地。众兵卒没料到“贼人”会如此厉害,惊骇中齐齐倒退了几步。

“反了!反了!都给本官冲上去!”高君发口中暴喝着,身体却急急往后退去。

“哇!”众兵卒齐声吼叫着,将寒光闪闪的矛锋对准王家兄弟,排成战阵队形,



前后夹击着冲过来。

王家兄弟毫无惧色，身形闪动间已不仅将那少女护在了中间，而且背对背摆成个三角形，前后左右，俱能相互照应。城门口的众人见状纷纷后退，乱成一团。

嗯，这三个人既有勇力又有胆气，若能收为我用，倒是一件美事。王威想着，正欲下令让兵卒们停下，却听得城门里已传出了一声大喝：“且慢！”

这喝声洪亮浑厚，威严而又带着温和，人人听在耳中，心中都是一震。兵卒们立刻停止了前进的步伐。王家兄弟不觉同时转过了头，向城门里望过去。温沁玉也睁大了眼睛，望向城门。

只见城门里大步走出一人，头戴平巾黑帻，身穿青袍，足登乌皮履，腰间革带上左挂佩刀，右系碧玉，身形伟岸，面色微黄，凤眼蚕眉。年约十八九岁，神采飞扬，英气勃勃。

他身后还紧跟着二人，都穿着武官服色，腰系佩刀。左边一人高大魁梧，紫铜色的脸上绕着一圈虬须，三十五六岁。右边一人身材矮瘦，耳大眼小，尖脸猴腮，看上去很年轻，顶多有十六七岁。

“见过二公子。”刘政会忙抢上一步，迎着那青袍人深施一礼。

高君发也忙弯腰施礼，就连王威，脸上也忽然堆满了笑意。

李世民这小子总是来得如此之巧，只怕又会横插一刀，将眼前三个大汉收走。王威脸上笑着，心里却充满了恨意。

李世民对刘政会和高君发拱手回了一礼，接着又向王威长长一揖。

“二公子多礼了。”王威虚手一托，“留守大人可好？”

“托将军之福，家父还好。将军身为副留守兼郡丞，却不辞辛苦，亲自巡守城门，令人敬佩。”李世民道。

“国家多难，正是我辈出力之时，谈不上什么辛苦。嗯，你们都愣着干什么，还不给本官拿下这三个贼人？”王威对兵卒们吼起来。

现在就算王家兄弟无任何可疑之处，他也要把“贼人”的罪名一口咬定。哼！我宁可把这三个亡命之徒送去见阎王，也决不能让你留下，成为你们李家父子的爪牙。王威在心里咬牙切齿地想。

“将军，小侄与那女子有些面熟，可否容小侄一问？”李世民面带微笑问着。

王威一怔，明知李世民说的是谎言，为的是要收服那三个大汉，自己却又不好当面揭穿，只得含糊着“嗯”了一声。

李世民缓缓前行，走向被王杠大兄弟护在中间的那少女。那虬须武官、尖脸武官紧握刀柄，跟在李世民身后。兵卒们见李世民走来，自然不便上前擒拿“贼人”，仍站在原地。

王家兄弟紧盯着李世民，眼中全是戒备之意。李世民走到离他们六七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，目光直视着温沁玉。

温沁玉脸上陡地一热，心中不知怎么竟怦怦乱跳起来，想垂下头避开李世民



的目光，却反倒莫名其妙地迎着李世面上前走了两步。

父亲常说太原唐公的二公子虽然年少，却是天纵英武，人中龙凤，今天见到果是如此。她心里不自觉地想着。

“请问小姐，府上何方？因何来到此处？”李世民问着，心中不觉一动。虽然尘沙飞扬，天色昏暗，温沁玉又面容憔悴，可那如同飞鸿般轻盈婀娜的身姿，如轻烟微斜的眉毛，如翠谷幽潭的眼睛，仍透出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美丽。

“我，我……”温沁玉欲言又止。

“嗯，你们暂且退下。这三位壮士也请退后几步如何？”李世民仍是满带微笑，问着王家兄弟。

王家兄弟看了看温沁玉，见她没出言反对，就一齐后退了六七步远。李世民身后的虬须武官刘弘基和那矮瘦武官段志玄对望一眼，也退出六七步外，站到了刘政会身旁。

“当此乱世，小姐自有难言之隐，在下尽知。只是情势使然，有些话不能不问，唐突之处还请小姐见谅。”李世民又走上前两步，压低声音道。

“小女子身遭不幸，原不足为外人道。可你们不能……不能冤枉了好人啊！这三位王壮士都是小女子的救命恩人，他们到太原城来，一是要投军效力，二是护送小女子到城内温学士……温学士家去，温学士是小女子的……”那少女眼圈红红，声音愈说愈弱，几不可闻。

“温学士？你说的是东宫学士温大雅温先生？”李世民问道。

“正是。”

“那你是……”

“小女子是温学士的侄女……”

“哇……”城门口突地响起一声暴喝，打断了温沁玉的声音。那一直沉默无语的青衣大汉只一扭就甩脱了按住他的四个兵卒，紧接着飞身跃起，直向李世民扑来。

“二公子，小心！”刘弘基和段志玄惊呼着，同时跃起身，人在半空中，刀已出鞘，狠狠劈向青衣大汉，其动作快如闪电。

但那青衣大汉的动作也丝毫不慢，且又抢先了一步，左手已扼住了李世民的脖颈，右手从靴中拔出一柄牛耳尖刀，抵在了李世民的胸口上。

“都给老爷滚开！谁敢上前，老爷立刻杀了他！”青衣大汉厉吼道。

刘弘基和段志玄的刀锋本已抵上了青衣大汉的后背，闻言一动也不敢动。城门口周围的人全给这一刹那间的变故惊呆了，愣愣地站着，不知所措。

“你这贼人到底是谁？”刘政会最先从震惊中清醒过来，喝问道。

“哈哈！”青衣大汉仰天狂笑一声，并不理睬刘政会，又厉吼道，“快备一匹好马，老爷要走了！”

“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。壮士如此身手，却为何要藏头掩尾，不敢道出来历？”李



世民说着，神色安然，看不到一丝恐惧之意。他刚才注意力都集中在温沁玉身上，待察觉不对欲闪开时，已受制于人。

“你在刀下还如此胆大，倒是一条好汉。”青衣大汉赞道，“老爷我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突厥特勒阿史那大力是也！”

啊，原来他竟是突厥名将阿史那大奈的亲兄弟阿史那大力！王威、刘政会、高君发、刘弘基、段志玄等人大吃一惊。

突厥先祖原是平凉杂胡，属于匈奴族的别支，姓阿史那氏，在北魏时代移居金山（今为阿尔泰山）。那金山远远看去，像是一种俗称为“突厥”的头盔，阿史那氏的后代因此被人称为突厥。突厥人最崇拜狼，行军打仗，必竖一狼头大纛，性格勇悍，以战死为荣，病死为耻。其首领自号“可汗”（国王），王后称为“可贺敦”，子弟们称为“特勒”，统兵将领称为“设”。

到了北齐（公元550年—577年）、北周（公元557年—581年）时代，突厥在伊利可汗、木杆可汗等杰出首领的治理下，逐渐强盛起来。东破契丹、北灭茹茹，威震大漠南北，建立了一个东自辽海（今渤海辽东湾一带），西至西海（里海），北至北海（贝加尔湖），南至沙漠，东西万余里，南北五六千里的强大汗国。

到了隋文帝开皇年间，突厥贵族为争夺可汗继承权，发生了分裂，以阿尔泰山为界，西部称为西突厥，东部称为东突厥，连年争战，互相攻杀不已。隋文帝利用这个时机，对突厥实行分化瓦解、各个击破，迫使其主体东突厥启民可汗俯首称臣，保得了边境上的安宁。

可到了杨广后，由于奢侈无度，大兴土木，每月役丁二百万人，营建东都。又于各地大造离宫，为南巡开掘大运河，劳民伤财，弄得天怒人怨，盗贼四起。尤其是杨广三征高丽，损失惨重，无数精兵猛将战死，国力大为削弱，致使东突厥再次强盛起来。在首领始毕可汗的统率下，东突厥先后征服室韦、吐谷浑、高昌诸国，拥有数十万骑兵，并趁着隋朝内乱，不断南下，以其强大的兵力，肆意劫掠。

一些叛隋的北方豪强，如刘武周、梁师都、窦建德、薛举等，都纷纷向突厥称臣纳贡，借其骑兵以壮大声势，增强实力。

太原城处于北方要地，是突厥南下的必经之处，城中无论是百姓、军卒，还是大小官吏，一听人提起突厥无不闻风色变。

阿史那大奈本属于西突厥，在和东突厥争战时投奔隋朝，后来又带领部属从杨广征高丽，因作战勇敢，受封为金紫光禄大夫。其部属一直被安置于楼烦城外的汾河河谷地带。阿史那大奈与其弟阿史那大力向来忠于隋朝，对东突厥的入侵坚决抗击，本是太原城守军的强援。但近来阿史那大奈却忽然归顺了东突厥，并扬言要充当东突厥的引路先锋，率部进攻太原城。这阿史那大奈既具有突厥人的悍勇，又久居隋地，对隋军的行军布阵，攻守战防都异常熟悉，这无疑给太原城的守军带来了极大的威胁。

而现在，阿史那大奈兵尚未至，其弟阿史那大力竟敢孤身前来，并控制了太原

城守军的最高统帅——留守李渊的二公子李世民。这事若传扬开来，必将给太原守军的士气以沉重打击，无怪乎阿史那大力要仰天狂笑了。

刘政会、刘弘基、段志玄等人此刻都心如火焚，却想不出任何办法从阿史那大力的刀下救出李世民。王威和高君发在大惊之后却是大喜，互相交换了一个旁人不易察觉的眼色。

“你们怎么还不快快备马，难道非要老爷宰了他不成？”阿史那大力森然喝道。

“大胆叛贼！在本官面前，岂能容你猖狂！给本官拿下叛贼，上前者赏，后退者斩！”王威大吼起来。

“哇……”兵卒们暴喝着，就要向阿史那大力冲去。

“谁敢上前，先吃老子一刀。”刘弘基大怒，挺身挡在了兵卒们面前，段志玄仍死死盯着阿史那大力的举动。

“将军，你如此下令，岂不欲置二公子于死地？”刘政会盯着王威道。

“难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阿史那大力劫走二公子？”王威反问。

“这……”刘政会竟无言相对。

“你等怎如此不痛快，毫无血性。再不备马，老爷就要下刀啦！”阿史那大力焦躁道。

“王将军不必为难，且备一匹好马来，小侄早就想和阿史那大奈将军见见，想当面问问，皇上待他不薄，他为何要反了朝廷？”李世民微笑道。他的脖颈被阿史那大力紧紧扼着，每句话说出口来都异常费力。温沁玉看着刀口下的李世民，惊骇得脸色惨白。

李世民既如此说，我倒不好再下令让兵卒们上前。不论怎么说，我现在还是李渊手下，也不能立刻和他翻脸。嗯，反正李世民已落入阿史那大力手中，再也不会以太原城兴风作浪，这样是砍掉了李渊老贼的左膀右臂。王威想着，沉着脸一挥手道：“快，备上好马一匹！”

很快，一匹高大的黄骠马就牵到了阿史那大力面前。他令牵马的兵卒让黄骠马半跪于地，然后把牛耳尖刀从李世民的胸前移到李世民的后背上抵着，喝令李世民跨上马鞍。

李世民脚下好像绊着了什么，身体晃动间，膝盖在黄骠马腹上用力顶了一下，黄骠马受惊中陡地窜起了身。阿史那大力本能地一斜眼珠，向黄骠马看了过去。

李世民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，猛地一矮身，双手奋力向上一托，格开阿史那大力扼住他脖颈的左手腕，飞身向前跃去。

“哇……”早就在等待着突袭机会的段志玄立刻挥起钢刀，向阿史那大力的背上劈去。

阿史那大力竟将生死置之不顾，根本不理睬段志玄的突袭，奋身扑向李世民，手中牛耳尖刀直取李世民的后心。

眼看段志玄的钢刀就要劈在阿史那大力的背上，而同时阿史那大力的牛耳尖



刀也要刺进李世民的后心。呼呼呼……厉风声陡地响起，王家兄弟挥着三根枣木大棍，一斜着下劈，一当头砸下，一拦腰横扫，同时攻向阿史那大力。

啪……那斜着劈下的大棍正击在牛耳尖刀上。

砰……那当头砸下的大棍落下时稍偏，击在了阿史那大力的肩上。

噗……那拦腰横扫的大棍力道最重，竟把阿史那大力庞大的身体击得凌空飞起。

“啊……”阿史那大力惨呼声中飞出去七八步远，正摔倒在刘弘基脚边。他这一摔虽是异常狼狈，却也借了那飞起之力，逃过了段志玄的致命一刀。但刘弘基又岂肯饶了他，钢刀高高举起，就要直劈下来。

“不要杀他，带回去仔细审问！”李世民喝道。

“便宜了你这个贼种。”刘弘基收住刀，狠狠地踢了阿史那大力一脚。阿史那大力早已摔得半晕，张大了嘴，只是呼呼喘着气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，身体更是无法动弹。

“二公子，您……您受惊了。”刘政会迎向李世民，心有余悸道。

“这算什么？”李世民淡淡一笑，“两年前，皇上出巡边塞，在雁门遭突厥数十万骑围困。我奉父命率兵勤王，日夜与突厥争战，屡陷千军万马之中，浴血冲阵，早不知在鬼门关来回过多少次。”

“那一次幸亏屯卫将军云定兴采纳了二公子的计策，多布疑兵，日则幡旗相招，夜则金鼓相应，使突厥怀疑救兵大至，连夜遁去，这才保得皇上无恙。”刘政会道。

“刘司马过誉了。”李世民说着转过头来，指着王家兄弟对王威言道，“将军，你都看见了，若非这三位壮士，小侄性命难保，他们绝不是贼人。还有这位女子，也是小侄朋友的晚辈，小侄欲将他们带进留守府中，不知将军意下如何？”

“二公子逢凶化吉，可喜可贺。所言之事，自当依从。二公子回到府中，请代本官问候留守大人。”王威竭力忍住心中的懊丧，勉强挤出笑意。李世民这小子年纪轻轻，却能临危不惧，在白刃之下冒死行险，且言语中又深藏不露，实在可怕。若不尽早除掉这小子，我等只怕死无葬身之地。王威心中陡然杀意大盛。

太原晋阳县衙院内古柏参天，绿荫森森。在一处藤萝架下，置有二尺来高一座石案，上面摆放着青漆镀金棋盘。石案两旁的铺锦芦席上，端坐着两位头戴长耳介帻，一穿绯袍，一穿绿袍，五十上下的老者。两个青衣童子手捧托盘，侍立在老者身后。日光从藤萝缝中洒下，照见盘中一片金光闪烁，令人神驰目眩。

“裴公，接连三日你已赢了在下青蚨九十万文。今日且看在下放出手段，尽数收回。”绿袍老者说着，抓起一枚黑子，“啪”的放在棋盘正中。

“刘公，你边角尚未稳妥，怎敢冒险入我中腹。今日可是说好了，以黄金论输赢，输一子就是输一两黄金啊！”绯袍老人笑眯眯道，拈起一枚白子，顶在黑

子下边。

“岂不闻兵法云：置之死地而后生。这下棋之道，和行军争战甚是相似，在下棋艺虽不敌裴公，兵法却是略通。今日以兵法和裴公相敌，未必就不能险中取胜。”

“哈哈！好一个险中取胜。我裴寂虽不懂兵法，在棋道上也算是久经杀阵。刘公若以寻常之道相搏，所输倒还有限。若想侥幸弄险，只怕你那盘中的黄金，全都要换主人了。”

刘文静只微微一笑，并不言语，仍将黑子落在棋盘中央。裴寂凝神盯着棋盘，思谋好久，才落下一粒白子。刘文静又立刻落下一粒黑子。

两人一快一慢，渐渐走出百余手，眼见得棋盘已落满了黑白棋子。刘文静的眉头紧皱了起来，裴寂却是眉毛眼睛笑成了一堆。

黑子白子纠缠在一起，互相攻杀，表面上看去势力大致相当。但白子却多出一眼，在最后的对杀决战中无疑已稳操胜算。

“唉！到底还是裴公棋高一招，在下甘拜下风。”刘文静叹了一口气，将棋盘一推。

“哗啦啦……”棋盘上的黑白棋子顿时搅乱成了一堆。

“啊，刘公你怎能如此耍赖？这么一搅，我怎知道你到底输了多少？”裴寂着急道。

“在下一个小小的县令，怎敢在裴公面前耍赖？围棋黑子总共只一百八十一子，在下这盘黄金足有二百两，难道还不够一输吗？”刘文静悠然说着，对身后的童子点了一下头。童子高举托盘，跪在了裴寂面前。

望着托盘上一锭锭闪亮的黄金，裴寂心花怒放，假意摇着手道：“我不过是和刘公玩玩罢了，哪能真拿黄金来赌输赢？”

“裴公如此，那是要置在下于言而无信之地？”刘文静一脸不高兴。

“啊，不敢，不敢！刘公素以信义名闻天下，四方豪杰莫不以能见刘公一面为荣幸，我又岂能坏了你的名头。”裴寂说着，亲自动手将盘中一锭锭黄金拿起，放到自己身后那童子的托盘中。

此人如此贪财，却偏偏极得李渊信任，真令人难以明白。刘文静在心中想着。

“晋阳到底是在郡城中，与别的县不同，想来好处甚多，刘公所获当是不少。”裴寂笑嘻嘻道。

“唉！当今乱世，纵然广有钱财，也只怕是朝不保夕。”刘文静又叹道。

“是啊！刘武周已攻下楼烦，又岂能放过太原？还有突厥始毕可汗，眼睛也一直盯着这太原城中的财帛子女。想我虽出身世家，父亲却早早亡故，家贫如洗。少年时不知受了多少苦难，好不容易到了这近知天命的年岁，才谋得一个晋阳宫副监的官职。如今皇上对别的尚不在意，独对离宫看得十分要紧。倘若太原城一旦失陷，这晋阳宫也自是不保。到那时我就算能逃脱出去，皇上也难饶了我的性命。”裴寂说着，脸上笑意全失，布满愁云。

“在下的身世和裴公相差不多。先父早早战歿，只留下个‘仪同三司’的空衔让